

清風拂過湛藍的天空

程文胜

春天里（版画）

刘石林 赖 将作

在疾風驟雨里一次次越過坎坷
每當看到他熟悉的身影
戰士們歡喜地叫喊：老劉來了
於是所有山丹丹花都在盛開
听聞他犧牲的噩耗
乡亲们痛哭：咱们的老刘走了
於是所有杜梨樹都捧出自己的祭果

我的泪眼漫过他的遗物清单
包里没有一文钱
只有蜡烛一样驱逐黑暗的
半截铅笔，几支解乏的烟卷
唯一值钱的家当
就是那把擦得锃亮的手枪

棉大衣

其实，我能想象极致的寒彻
比如滴水成冰，呵气成霜
寒风像冰钻穿透每一个毛孔
但是，那年不仅冷得彻骨
呼啸北风里还有枪炮的呼啸

就在那个冰溜悬垂的寒夜
检仓洞库指挥所，马灯摇晃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伏案疾书
握笔的手红肿而僵硬
旧棉衣的袖口阵阵颤抖寒凉
在不能生火取暖的战场
生命的体温成为驱寒的刀枪

警卫员悄悄中领一件新的棉大衣
还特意填写一个标签
“仅供司令员使用”
司令员一见大怒
“这是犯罪
战士们在冰天雪地里拼刺刀
司令员凭什么搞特殊”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相看白刃血纷纷
一件棉大衣上的铁血丹心
让我知道，我们的队伍
为什么敢战，为什么能胜

不渝的初心

翻阅开国将领传记
老将们的话总是如叙家常
那么简单，那么直接
却如出膛的子弹直击人心
比如大将徐海东

组织接他到北京养病
他不让孩子坐公家的车
不许私用公家的东西
甚至对看望他的部下
也要发出三个灵魂之问：
犯政治错误没有
经济上贪污没有
同老婆离婚没有

为什么初心不改啊
因为坚守信仰已是本能
两袖清风已成为习惯
如同那年党中央刚到陕北
战士缺衣少食
如何过冬一筹莫展
毛泽东亲书便条
请他支援 2500 块大洋
渡过难关

徐海东勒紧裤腰带
当即掏空军国家底
一下拿出 5000 块大洋

祝庄壮歌

■孙现富

二

红色记忆

短笛新韵

一瓣心香

1941年5月，麦浪滚滚，丰收在望。祝庄村民兵一边组织村民收割麦子，一边进行警戒，严防敌人“扫荡”抢粮。5月30日，恰逢端午节。清晨，村民正在西南洼地收割麦子，放哨的民兵突然发现日伪军的便衣队。民兵队长祝贵合一声令下，30多位民兵投入战斗。经过一阵猛打猛冲，敌人抵挡不住，掉头逃跑。

原以为战斗就此结束，村民们赶紧投入麦子抢救。没想到，更为残酷的战斗还在后面。原来，就在端午节前夜，驻泰安、菏泽、郛城等地的日伪军出动1000余人、汽车29辆，分三路向小安山一带汇集。便衣队只是先来侦探情况。

天近半晌，逃窜回去的便衣队向日伪军报告了情况。在炮火的掩护下，敌人开始从三个方向合围攻击祝庄村。面对危急的形势，民兵队长祝贵合沉着冷静，当即决定留下18位民兵阻击日伪军，其余民兵保护群众迅速转移。

日伪军用机枪扫射、用小炮轰击，逐步缩小包围圈。大批群众转移后，18位民兵和少数群众完全置于敌人包围之中。面对强敌，民兵们毫不畏惧，决心血战到底，誓死保护群众。祝贵合指挥民兵一边战斗一边带群众后撤，最终撤至村南一座院落。院子里有一栋土楼，是以前大财主为防御土匪而建，十分坚固。

经过多年风雨侵蚀，昔日坚固的土楼如今只剩下残缺不全的墙壁。轻轻抚摸墙体，似乎能听到当年激战的回响。祝学良老人是祝庄保卫战中被困土楼的唯一幸存者，当年他还是个11岁的孩子，目睹了民兵们与敌人的战斗过程。3年前，老人过世。我至今还记得他曾给我们讲述的战斗情景：我们村的民兵太厉害了，日本鬼子攻打了几个小时都没打开土楼。祝贵合的右手被打断，腿也被子弹穿透，但他

科学精神的生动诠释

■李恒昌

右铭，激励他不断攀登科学高峰。牛年诞生的钱三强似乎天然携带老黄牛般坚毅、执着的基因，这一特质贯穿其学术生涯，成为他披荆斩棘的利刃。

回溯清华园的青春岁月，钱三强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全身心沉浸于科学研究的天地。实验室仿若他的第二个“家”，同学们常常见到他俯身专注吹制玻璃仪器时，晶莹的汗珠悄然滚落。在此过程中，他的双手愈发灵巧，更培育出严谨求真的科学态度。

远渡重洋、踏入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钱三强迎来全新的挑战与机遇。开展原子核裂变实验时，因为长时间集中注意力观测、姿势固定僵化，导致周身各部位酸胀刺痛。他开玩笑说：“这确实是一种需要一点毅力的工作。”

钱三强与妻子何泽慧携手发现铀核三分裂现象，仿若在科学界投下重磅炸弹，举世皆惊。这一开创性突破，为核物理学大厦添上关键一砖，也展现了他追求真理的执着、勇于创新的果敢。不少西方国家的报刊报道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

彼时，华夏大地烽火连天，远在巴黎的钱三强收到一封跨洋家书，父亲钱玄同“绝不任伪职”的铮铮誓言，震碎实验室的静谧，在他心底掀起惊涛

无尽的怀念

■刘述光

35年前的那一天，我被批准入伍。上车出发前，父亲硬塞给我20元钱，这是父亲身上仅有的钱。入伍离家后，不能再帮父母挑水、砍柴、碾米，我心里有些难受。车子开动，缓缓前行，父亲跟着车走了好一阵子，泪水模糊我的双眼。我默默下决心，到部队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为父母争气。

我读军校那几年，每年寒暑假回家，是父母最开心的时候。暑期正是农忙季，父亲冒着高温踩打谷机、挑谷子，赶着牛耕田、弓着背插秧，不知疲倦。现在回想起来，和父亲一起下田干活，是多么愉快和充实。假期结束，返校那天，母亲一定要送我出门。她身体不太好，走得很慢，我也随着她